紅樓復夢/02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二十三回　說私情耳邊絮語　談苦況窗外知音

下一回▶

話說老太太與眾人正要坐下，槐大奶奶進來回說：「章先生們伺候，請老太太安。」祝母隔著紗窗說道：「怪熱的，又要驚動諸位先生。咱們姑太太要聽許先生《玉蜻蜓》，揀著熱鬧的說兩回罷。」窗外章、劉、許三位先生齊聲答道：「門下總是閒著，應該伺候。」秋琴道：「就在《找巷奪埠》唱起罷。」許先生連聲答應。卷棚下設了條桌、方杌，點上一對玻璃照，衝了三碗雨前茶。許先生們調起弦子、琵琶，和定洋琴，打掃喉嚨，先唱幾句開場詩道：

六月荷花處處開，綠波香霧近樓台；游魚陣陣穿花樂，看見佳人游過來。佳人見，笑盈腮，高叫郎君你快來，魚兒見我都游近，不像你，近著奴奴反走開。郎君看，叫怪哉，真個魚兒聚一堆，想他也解憐香意，顧不得竿上金鉤釣住腮。佳人聽說微微笑，他解憐香我愛才，如魚似水人生樂，可惜了多少紅顏在土裡埋！郎君聽，叫裙釵，休對魚兒去發呆，瓶中尚有同心酒，我合你慢慢談心飲兩杯，同上楚陽台。閒文剪去書歸正，且將那申大娘娘說一回。

許先生唱完幾句，接著就開了「申娘娘打巷門」的正書。

老太太們吃著酒，聽他唱了這幾句提場詩，不覺大笑。姑娘、嫂子伺候斟酒。

紫簫無事，到後院來歇息。見鶯兒鬧的滿頭大汗，屋子俱已收拾妥當，心中十分歡喜，問道：「你吃了晚飯沒有？」鶯兒道：「等著收拾完了再吃。只怕姑娘也沒有吃呢，我去要姑娘的飯罷。」原來祝府有執事姑娘們都是一人一桌，中碗，五寸盤，兩葷兩素。到吃飯時候，各自著人去要，以此鶯兒要去叫飯。紫簫道：「也罷，你去叫了飯，到茶房裡對陳嫂子說，將那鴨子給我盛一碗來，餘下的叫他們吃了罷。」鶯兒答應，出去叫飯。

紫簫將燭煤剪去，外面兩間添上幾枝紅燭。聽見有人叫道：

「姐姐今日辛苦了！我來道乏問安。」說著，掀開簾子進來。紫簫見是秋雁，問道：「你們就散了嗎？」秋雁道：「還早呢，梅大爺要看燈戲，他們都不能脫身，就是我同吉祥、五福、仙鳳、書帶、江蘋、雙慶、長生這幾個人散了，餘下的都在那裡。先前眾人聽見，都要來瞧姐姐，是鞠小姐止住著，不叫來瞧。他說，割了個口子有什麼大驚小怪的？他將姐姐比做個鴨子呢。」紫簫道：「怎麼比做鴨子？」秋雁道：「他聽眾人都笑著姐姐道：『紫丫頭真傻不癡的，這樣怪熱的天氣，何苦來呢！疼不拉的割上一刀子。』鞠小姐聽了大笑道：『泥巴飯裡的鴨子，那裡比得上紅鴿子呢！』」秋雁尚未說完，紫簫忍不住大笑道：「他是說玩話，並沒有比我做鴨子。」秋雁道：「咱們樂了一天，叫姐姐受了多少委屈，那兒還忍得再聽戲！我對他們說了，大奶奶們同玉大爺、二姑娘都說』很是。你也該去替他下來歇歇。』我趕著回來，剛才上去見過老太太，這會兒來瞧姐姐，給姐姐道乏。上面的事都交給我，你也不用去照應，就在屋裡歇歇罷，身子也是要緊的。我瞧著老爺聽書也很樂，就是要東要西的，有我伺候呢。」正說著，見天慶走進屋來，對紫簫說道：「老太太吩咐：秋姑娘回來了，叫紫姑娘不用上去。老爺說，任什么兒也不要了，明兒早些上去伺候罷。」

紫簫答應。秋雁笑道：「這可以放心，不用惦記了。我要去換衣服，一會兒再來瞧你。」紫簫笑道：「太太這會兒開的那壇陳酒，你給我倒一壺來。」秋雁道：「你還沒有吃飯嗎？」紫簫道：「剛搬過屋子來，誰有工夫去吃呢？才叫鶯兒要飯去了。」秋雁聽說，急急忙忙出了院去。天慶也跟著飛跑到了院門。看見鶯兒同著廚房裡打雜的老媽端了飯來。秋雁道：「鶯兒對姑娘說，我就拿酒來。」鶯兒答應，到屋裡接了老媽的飯菜，擺在中間靠窗桌上，擺設姑娘的杯筷，端過椅子、腳踏，轉身出去。紫簫知道他到茶房裡去取鴨子，走到椅子上坐下，瞧了瞧四樣都是葷的，笑道：「不知是些什麼東西，鬧的滿碗子都是黃油。」正在好笑，見天慶拿著一大壺熱酒，後面一個丫頭端著個大盤

子，裡面有四碟子美菜，笑嘻嘻說道：「現成的一壺熱酒，秋姑娘又給姑娘做了四個碟子送來下酒。」說著，擺在紫簫面前，說道：「姑娘吃完了酒，我再送來。」說畢，轉身就走。

剛打起簾子，誰知外面一人急忙進來，正碰了個滿懷。天慶一看，原來是書帶，兩個人放聲大笑。天慶一面笑著，同那個丫頭飛走而去。紫簫忙起來讓坐，書帶道：「我來敬姐姐一杯酒，咱們今兒偏了你，又叫你受委屈。」紫簫笑道：「咱們不用鬧這些虛文假意的，你陪著我吃杯酒倒是正經。」書帶正要回答，聽見鶯兒叫道：「姑娘，將簾子掀起。」書帶趕忙過去掀起簾子，讓鶯兒進來，看他端著一大碗菜，書帶替他接著擺在桌上。紫簫道：「你將這四樣菜都搬到外間屋裡，你去吃飯。等我慢慢吃酒，拿我的碗盛起一碗飯就夠了。」鶯兒答應，搬了出去，又給書姑娘擺下杯筷，端了椅子、腳踏，然後自家出去吃飯。他兩個也就慢慢吃起來。

書帶道：「我有句話要同姐姐商量。」紫簫道：「你有什麼話，說給我聽。」書帶道：「我要求老太太仍舊調我回來。」紫簫大驚，急忙問道：「這是為什麼？」書帶道：「有件大不妙的事。將來要糟在裡面，真是跳下黃河也洗不乾淨！我坐在那兒聽戲，心裡很後悔，大不該調到那兒。我想著一會兒要求老太太另外派人，我情願回來。」紫簫急的酒也嚥不下，說道：「你說給我是個怎麼不妙的道理，我好替你拿主意。你說的這樣糊裡糊塗的，叫人空著急。」書帶站起身來走到紫簫面前，輕輕的將如何碰著桑進良，看見他的那個神氣，又如何看見秀春係裙子，桑奶子給他抿頭，前前後後的話說了一遍。紫簫點頭道：「你坐下，我想主意。」書帶坐下，說道：「姐姐你想，將來一定要出礦，這不是咱們白帶在裡面。羊肉吃不成，倒鬧的一身騷！」紫簫道：「你且不用著急，其事尚緩。讓我滿飲三杯，洗洗耳朵。」說著，一連氣兒喝了三大杯酒，笑道：

「你不用著急，我自有主意總叫你萬安。將來設或鬧出別的，也與你不相干兒就完了。你斷不可去求老太太要回來，這是白碰釘子。你見誰是要去就去，要來就來，隨著咱們作主的嗎？

你去求老太太的話，是斷不能行。」書帶道：「依你這麼說起來，怎麼好呢？」紫簫說：「不拘怎樣，要挨過老太太的大慶。忙過了這一程子，我想個法兒調你出來。這會兒斷不用提起。」

紫簫心中發悶，不住飲酒，將一大壺陳酒喝的不差什麼。書帶道：「姐姐今兒酒興

很好，我再去找秋姑娘取一壺來，咱們兩個爽爽快快喝一杯兒。」紫簫道：「使得。」書帶自去取酒，又取了一大盤嫩藕、鮮菱來，兩人暢飲。鶯兒吃完飯，將碗盞收去，到裡屋去將應辦的事務一樣一樣檢點收拾。書帶因有要辦的公事，不敢多飲，盡著只讓紫簫，酒兒菜兒讓個不止。紫簫勞乏一天，又出了多少血，兼著餓了半日，方才又聽見秀春的一段故事，心中甚為氣恨，這兩壺酒吃了下去，不覺十分沉醉。書帶見他有些酒意，說道：「姐姐，你吃點子飯罷。」紫簫搖頭道：「任什么兒也不吃了，剩下的給鶯兒去吃罷。我要去躺一躺兒。」書帶對鶯兒道：「趕緊舀些熱水來，給姑娘擦擦臉兒，好去睡覺。」鶯兒端著銅盆，忙著舀水。書帶站起來，替他卸了晚妝，摘下耳環，脫去外面紗衫，解掉紗裙。鶯兒已取水來，書帶叫他就放在桌上，取過手巾替他擦臉，又解開小衫，給他身上抹了一會，同鶯兒扶到炕上，讓出左手朝著外牀輕輕睡下。

兩人正在炕邊服侍睡覺，忽然帳子外面一個人伸進手來，將他們一抱。書帶同鶯兒出其不意，這一驚非小。聽見那人「噗嗤」一笑，回過頭來見是大爺，鶯兒道：「何苦來呢！大爺嚇人家這一跳。」書帶笑道：「幸虧咱們出過喜事，不然叫你把天花兒都駭了出來。你多咱兒進來的？怎麼一聲腳步兒也沒聽見？」夢玉笑道：「我在窗外瞧著你們兩個扶著紫姐姐來睡，我就悄悄兒的走了進來。」書帶道：「咱們不用鬧，讓他靜靜的睡一會兒罷。」夢玉道：「我方才到敬本堂去瞧了瞧，老爺們正熱鬧著呢。咱們那裡的燈戲才上場，老太太這裡，我來的時候接第二回的《奪埠》，橫豎今兒要鬧到天亮。王嫂子說，已交丑正了。」書帶笑道：「罷呀！你聽他的混話。他身上帶著王貴的那個破表，到處混充人燈兒。人家的表上才交未初，他的已交了卯正。」夢玉聽了「噗嗤」好笑。鶯兒道：「咱們的鍾方才打十二下呢。」夢玉道：「今日席面上的人，有一多半沒有帶著。」鶯兒道：「咱們姑娘的修了這一程子，也總沒有得。」書帶道：「咱們也不用說閒話了，各人乾各人的去罷。」同著夢玉出了小院門，走到承瑛堂，書帶道：「我在這兒還有一會耽擱，你各自去罷。」夢玉點點頭，順著迴廊一直出去，見那欄杆上都是丫頭、嫂子們，也有打盹兒的，也有說話的，也有磕瓜子兒吃果子的。夢玉同他混攪了好一會，笑著走出院門，又繞過介壽堂，往西院門口走過，順著腳逛到裡面，看看這些丫頭們。這個狹長院子一溜兒有二十幾間屋子，都是閒散丫頭的住房，同怡安堂的北院兒一樣。有兩個住一間的，有獨自住一間的，還有空著的屋子。此時這些丫頭們，有巴結的，都在各處伺候；偷懶的，在秋水堂聽襯戲；還有些找姐姐妹妹去說閒話。

夢玉走到院裡，兩邊都靜悄悄，並無人影，只見中間的一間屋子點著燈亮。他輕輕走了過去，聽見有人說話，走到窗糊眼兒邊往裡一瞧，是大丫頭賓來同著宜春兩個坐在炕上。一張小炕桌放著燈盞，桌上堆著些蓮蓬、桃李、菱藕，一把酒壺。

兩個人對面坐著，一面吃著，一面說話。宜春道：「你到底比我好些，我那裡跟得上你？就是年分，也是你的多些。老太太同兩邊太太，你都是伺候熟的，橫豎將來你也上去的快。若是再不叫你得些兒好處，噯！不是我說，真是挖了我的眼。」賓來笑道：「這也難說。我自從十二歲賣了進來，如今是六年了，也不知挑過多少磨兒，總是運氣不好，再也補不上來。我如今也只隨他。人家說的好，命多大，只多大。我就是這樣耗著，等著神佛爺可憐我，自然也有個出頭的日子。就是著急，也白不中用。」宜春笑道：「我的老太太，你還耗的下去，我就不能。不怕你見笑的話，今日早上打雜兒的老劉媽，逼住我要那三百錢，急的我要上吊。實在沒有了法兒，就將那一件紅布棉襖給他去當，你想想我還贖得起嗎？」賓來笑道：「你還比我體面，你的棉襖今日才當，我的是沒有過端午兒就全光了。身上的這件衫子，還是芳姑娘給我的。我正愁著明日芳姑娘的生日，咱們院子的人商量著公分，每人出三百大錢，我若是有當得出一百大錢的東西，這不是燈光佛爺在這兒聽著，叫我活不到明日早上。你還不知道，我借了西張的三吊錢，是九扣三分利，打去年冬月裡借了取棉衣，總也還他不起。左一轉右一轉的，我聽他說快到十吊錢，你想想，我還得起還不起？」宜春道：「咱們這會兒，只要有人肯借就是好的，那裡還顧得利錢重不重呢。我倒不知道那個西張？」賓來道：「就是廚房裡打雜的，有四十來歲，胖胖壯壯愛戴個高冠子，住在西屋的那個張媽。他專靠著放帳。因廚房裡有三個張媽，住西屋的叫西張，住東屋叫東張，那個二十來歲常戴著一頭花兒的，他們就叫他花張。」宜春道：「姐姐明日對西張說說，叫他放幾吊錢給我。」賓來道：「西張累墜呢，他要個結實保人，他才肯放。我地跟兒是周嫂子作保，你要借必得先找定了保人是誰，我再替你去說。你要幾弔，就是幾弔。」宜春道：「保人倒容易。我明日找一個有體面的嫂子，央及他替我作個保，想來也沒有什麼不肯的。咳！只是這西張利錢過狠，他不知盤了這重利回去幹什麼？」賓來道：「我也打聽過了，他有個漢子是雙目不見的，全靠著西張去養他。所以西張人人都還說他好，不捨得吃，不捨得穿，放了重利賺幾個錢，回家去養漢子呢。這就是他的好處。我原打諒著不拘是介壽堂也好，怡安堂也好，補上了缺，這幾個錢也算不了什麼。不要講別的出息，就是光月錢也有四兩一個月，比咱們月間一個大錢沒有的，就天差地遠了。咱們盡靠的是一節一吊錢同磕頭的賞封，一年還要出分子，這幾個錢那裡夠呢？你瞧瞧雙慶、長生、江蘋，才補了下來，立刻就有人借他，只愁他不要。一會兒工夫頭上身上妝扮的像個美人兒似的。這會兒坐的高高的，吃個酒兒，聽個戲兒，好不得意。

你瞧著，過兩天房裡收拾的體面著呢！那裡像咱們這些倒運的，盡剩了這牀破炕席同一牀花布被。幾時也像他們體面體面，戴的珠翠，穿的綾羅，房裡鍾兒表兒掛上些，

我就死也甘心。」

宜春道：「依我的意思，下回遇著補缺的時候，竟去求大爺同大奶奶，只怕倒有幾分想頭。」賓來道：「那斷不中用。你瞧今日咱們挑的時候，大爺、大奶奶都在那裡瞅著，一聲兒也不言語。老太太最講公道，從不叫人委屈。我聽人說，老太太總揀那有福氣、有出息的人才要。我那天托大金嫂子替我找個先生算算命，他說我今年交了秋要見喜，不見喜要見災。你想想，我秋天來有什麼喜？」宜春笑道：「想是要養孩子。」賓來聽見，照著他的臉大大的啐了一口道：「呸！你這臭蹄子害昏了，說著說著就沒有溜兒。只怕你倒要養孩子。你再胡說亂道的，我就撕你的嘴！」宜春笑道：「我倒有個喜信兒對你說，你別叫人知道，各自各兒去想主意。」賓來道：「是什麼喜信，要瞞著人？」宜春道：「今日是雪兒的媽楊嬸子對我說，他的表嬸子韓大媽要來求老太太，說道他的女婿在外跟官發了財，回來要做親，他要領閏梅回去出嫁呢。還有疏影的哥哥死了，他嫂子往前走了一步，又沒有生下一男半女。林大媽只有疏影這個獨養女兒，要來求老太太准他贖了回去，招個女婿在家裡當兒子養老送終呢。這兩家都要過了老太太生日就進來面求，這會兒任什麼人也不知道。楊嬸子關切我，叫我好好的出力巴結巴結。我這會兒同姐姐商量，拿個主意。咱們再錯過機會，就沒有出頭日子了。我就怕的是叫怡安堂北院的人得了去，這怎麼好呢？」夢玉正聽到這裡，聽見外面有人說話，恐有這院裡的人進來看見不雅，趕忙輕手捻腳的出了院門。

秋水堂正散了戲，紛紛走進院來。夢玉站在黑影裡讓他們過去，溜出了介壽堂的院門轉到怡安堂。該夜班的劉嫂子瞧見，說道：「我的祖宗！你跑到那裡去了？大奶奶們早回來了，老太太同太太們散了好一會，睡都睡了半天。你瞧瞧東方都弔了白。八下裡找你，總沒個影兒，你躲在那兒呢？」夢玉笑道：

「同個人說閒話，不知不覺的多耽擱了一會。」說畢，回到海棠院來。海珠們忙問道：「你在那兒呢？四處裡都找不見。咱們散的早，因為這些嫂子們辛苦了一天，讓他們坐著也聽會子戲。我又到三叔叔那裡，等著老太太們散了，同到介壽堂伺候老太太安寢。又在媽媽屋裡坐了一會，魁兄弟催著要睡，這才下來到怡安堂，老爺也上來了，請過晚安，回到家來又好一會。

你想想，這是多大工夫？天都亮了，你不知在那兒，叫人著急，四路八方的找了個翻江。」夢玉笑道：「我站在一個地方聽人說閒話，直聽到這會兒。瞧見眾人進房，我那裡知道是嫂子們聽戲回來呢？秋瑞姐姐不在這兒嗎？」掌珠道：「同二姑娘睡去了，

咱們也睡罷，打個盹兒起來。剛才老太太吩咐，叫你明兒到甘露寺、鶴林寺兩處去齋僧呢。」夢玉笑道：「你們都是些磕睡蟲變的，開口就講睡覺，真是千年沒有見過睡面的。」

海珠笑道：「依你說，咱們三個竟對瞅著？」金鳳笑道：「本來天也亮了，睡不到兩三頓飯時候也就要起來。」掌珠道：「怨不得，你們都是順著他的性兒。」海珠道：「也罷，睡是睡不成了，咱們將那一瓶花露抱著到瓶花閣去，叫起他們兩個來，吃碗好茶。」夢玉聽了，拍掌大叫道：「妙極！咱們就去。」掌珠道：「飲花露須得舊磁碗。咱們將那戈窯、成窯、定窯的那幾只碗連盒子抱去。」海珠道：「那兩對玉碗也帶去，再將各樣茶葉都帶上些了。」夢玉不等說完，忙叫翠翹們快將茶葉、磁碗都取出來，叫幾個丫頭們抱著，留下翠翹、蝶板在家，帶金鳳、雁書同些丫頭們，都往瓶花閣來。到了院門口，只見：

重門寂寂天將曙，花影離離月已沉。■夢玉將門一路混敲，驚動了裡面的哈巴狗兒，都跑到門邊亂叫。海珠笑道：「他兩個正同周老太太說話呢，叫咱們來打岔。」正說著，裡面老媽兒開出門來，眾人一擁而進。老媽兒見了笑道：「真真好精神！咱們二小姐同鞠小姐還在下棋呢，誰知大爺同兩位奶奶也不睡覺。」夢玉聽見他兩個也不睡，樂的大喊大叫。一齊來到屋裡，見秋瑞、修雲對坐窗前一張嵌大理石長方桌上下棋，靠窗的霽紅瓶裡插著一瓶九節蘭花。這邊點著兩枝紅燭，每人旁沿兒擱著個玉碗，泡著雨前蓮心茶。

秋瑞見他們進來，笑道：「你們不去游漢江巫峽，到這裡來消我清興。」海珠笑道：「本來欲渡漢江，被霸王的虞歌喚醒，故來尋你兩個方外閒人，續我好夢。」眾人大笑，夢玉走至桌前，將他們一局棋一路混攪，說道：「我最嫌的是下棋，見了就發煩。」修雲笑道：「可惜玉大哥這麼個雅人，就是不會下棋！」夢玉笑道：「我學林和靖，除了挑糞與下棋，餘者都會。」海珠們都吃吃好笑。秋瑞道：「你們這些姐兒們抱著些什麼？」掌珠就將來的本意對他兩個說了。修雲同秋瑞點頭笑道：「你們三個尚不失為雅人。」夢玉笑道：「我們雖不很雅，也不十二分的很俗。」修雲道：「既是你們有這樣的雅興，我倒有個主意。在我這兒喝茶，還委屈他，咱們竟到在水中央去。這會兒正是荷香芬馥之際，將兩邊紗窗卸下，船房後身現成爐子，叫丫頭們先將舊砂弔子同沒有煙的松炭拿去籠著了火，派文丫頭同金姐兒去看煎花露。咱們將各樣舊碗分了各種茶葉衝起來，對著荷花，也不負此香露。」海珠們一齊贊道：

「真是修丫頭不負雅人深致，還得每人各賦一章，以賞此花露。」秋瑞道：「是極。斷不可無詩。」金鳳道：「我領著他們先去罷。」文來帶了煎茶器具及桌上的這對玉碗，同著金鳳們揀直去了。海珠姐妹也慢慢的步出院門，見怡安堂的西班房前有人說話，眾人挨著影壁轉上甬道，進了如是園。只見花氣襲人，樹陰滿地。姐妹說說笑笑，不覺來到秋水堂前。海珠道：「昨宵歌管樓台，今日茶煙花露，轉眼之間，恍如隔世。」夢玉笑道：「咱們這些人，前世不知是個什麼東西。」姐妹們聽了，忍不住「噗嗤」的一聲笑道：「你快起開，別叫我們笑的喝不下茶去。」夢玉笑道：「我聽見老太太說，媽媽生你們兩個的時候，夢見一個蓬頭赤腳的和尚，手中拿著兩個雞蛋大的珠子，媽媽接了他的，就生下你們來，想你們兩個是雞蛋變來的。」

海珠姐妹都放下臉來，說道：「你越發好了，怎麼罵起來了？咱們是雞蛋，總比你是太太夢見頑石生的好些。頑石是個不成材料的東西。咱們雞蛋是混元一氣，天地間的生物。像你這頑石是任什么兒也用不著的，那裡比得上雞蛋呢！」夢玉笑道：

「頑石聽生公說法，他還會點頭。一生也惹不著他的煩惱，受清風，戴化日，披蒼苔以為衣，伴嬌花以為友，真說不盡他的好處。若像你們這雞蛋，只好叫老母雞伏在肚子下，一無用處……」夢玉尚未說完，海珠兩個聽了氣的滿面飛紅，顫抖抖的說道：「夢玉，仔麼連媽媽也罵起來？我去問問老太太，咱們媽媽是只什麼母雞？」說著，折轉身飛跑就走。

夢玉趕忙拉住，誰知海珠們動了真氣，一句也說不出來，四隻手將夢玉亂推，氣的發抖。夢玉也著了急，連忙跪下，將海珠、掌珠姐妹兩個的腿，各抱了一隻，口裡不住「千姐姐，萬姐姐」的混叫。修雲同秋瑞兩個笑的彎著腰，有半天直不起來。夢玉跪在地下盡著磕頭央及，海珠們的腿又被他抱住著，兩個人同使勁一推，只聽見「撲通」一響，不知是誰跌倒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